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亳州市+阜阳市”城市组团发展构想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为安徽全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搭建了新的平台。“亳州市+阜阳市”整合在一起形成的“亳阜团”,在扩大合肥城市圈影响力并将安徽省北部区域与中原城市群整合在一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亳阜团”通过淮南市融入合肥城市圈,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需要加强“涡太利”组团的建设,并使其在亳州市、阜阳市与淮南市之间扮演纽带角色。无论是完善“亳阜团”还是完善县级子城市团,都需要在构建城市链和微中心方面做文章,亳州市、阜阳市与淮南市建立联系通道的方案也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通过城市链连接在一起,微中心基于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中心地建立起来,在县级中心地间扮演纽带角色。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涡太利”城市团;“亳州市+阜阳市”组团;县级子城市团;微中心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2.03.003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2)03-0011-1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为安徽省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搭建起了新的平台^[1]。为了进一步完善省域城市体系,需要在省域范围内前瞻性地思考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问题,使得当前发展为未来发展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也需要在考虑设区市中心地间的关系的同时考虑设区市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还要前瞻性地思考县级市城市团的建构以及县域行政单元内乡镇中心地间的关系。在进一步完善省域城市体系空间构架过程中,需要在南北方向上尽快形成更加完善的沿“淮北市—蚌埠市—淮南市—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黄山市”城市链(“淮黄链”),城市链上的各个设区市都要发展成为城市链上的节点,在东西方向上将邻近的设区市整合在一起,按照“分区+分步”发展秩序在省域腹地内构建起城市组团,将设区市中心地与县级中心地更好地整合在一起,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构建起以中心地为中心和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资源的边际生产力递增发展目标的城市发展样态,邻近中心地通过创造聚集效应的拓展空间实现借力发展,使发展质量较高的中心地的辐射力越过行政区划边界成为邻近中心地的发展红利。根据安徽省“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在进一步完善省域城市体系过程中尽快形成“合肥—六安”、“合肥—淮南”、“芜湖—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淮南—蚌埠”、“淮

北—宿州”的一体化进程。安徽省发展省域城市团的政策安排与以合肥市为中心构建省域腹地内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发展要求相符合^[2],为建构更加完善的省域城市体系创造了发展空间。按照“分区+分步”发展秩序,合肥市内的设区市根据邻近原则需要前瞻性地构建起三个片区,即“亳州市+阜阳市”城市团(“亳阜团”)、“淮北市+宿州市”城市团(“淮宿团”)、“淮南市+蚌埠市+滁州市”城市团(“淮蚌滁团”),分别成为与豫东、鲁南和苏西整合在一起的节点。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过程中,更多的研究文献关注滁州市、马鞍山市与宣城市城市团的建构,以便使得皖东地区更好地与苏南、浙北连接在一起,进而拓展合肥市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通道。但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安徽省城市团发展^[3],不但需要前瞻性地注意到皖东的发展,也要注意皖北、皖西和皖南地区城市团的建构,这样才能为安徽省城市团的长远发展搭建起更高的平台,通过皖北、皖西和皖南城市团的建构,为皖东地区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合肥市北侧的三个城市团中,“亳阜团”和“淮宿团”成为安徽省域城市团向西北端和向东北端拓展进而与豫东、鲁南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在“亳阜团”方向上,以郑州市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在坚持“中原崛起”发展战略下^[4],长时期以来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在城市团的建构方面正在

[投稿日期]2022-06-1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17YJ091)

[作者简介]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公共事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向“弓弦+弓背”的发展格局下思考各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豫北地区的“安鹤濮”城市团与豫南的“许平漯”城市团^[5]成为以郑州市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向北和向南拓展的两个重要节点,在思考构建城市组团的发展策略中,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构建城市组团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许平漯”城市团通过周口市与“亳阜团”连接在一起,这为“亳阜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在于“许平漯”城市团是中原城市群郑州市南侧的增长点,同时周口市城市团也进入了较快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在于“亳阜团”通过淮南市与合肥市主城区连接在一起,而淮南市在安徽省城市团进一步完善过程中会成为合肥市北侧的副中心城市,在这样的发展前景下,周口市和淮南市分别成为“亳阜团”与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安徽城市群核心区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安徽省城市团通过“亳阜团”与中原城市群连接在一起,能使合肥市在发展进程中同时接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辐射力,因此前瞻性地思考“亳阜团”的建构,对进一步完善以合肥市为核心的城市圈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目前从设区市角度思考“亳阜团”建构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在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层面建设跨行政区划限制的城市组团以及基于设区市下辖的县级市和基于乡镇中心地通过划分子片区构建微中心呼应县级中心地进而呼应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体系的建构的文献就更显不足。本文致力于通过思考亳州市和阜阳市整合在一起构建跨行政区划城市组团的方法,探索“亳阜团”快速建构更加完善的城市组团的通道,为提升安徽省全域城市化水平提供参考。

一、“亳阜团”的发展框架与“亳阜团”内子城市团的建构

(一)“亳阜团”发展框架:“6”+“3枣核”的城市团空间格局

“亳阜团”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需要按照“6”+“3枣核”空间格局组建城市团,其中“6”是由“临泉县—阜阳市—利辛县—涡阳县—亳州市主城区”城市链与“阜阳市主城区—亳州市主城区”城市链(“亳阜链”)组成的“6”字形构架。“3枣核”是图1中3个枣核状城市环:其一是“临泉县—沈丘县—郸城县—鹿邑县—淮城区—亳州市主城区”城市链与“临泉县—太和县—亳州市主城区”城市链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枣核形城市环(“北枣核”);其二是“太和县—涡阳县—蒙城县”城市链与“太和县—利辛县—蒙城县”城市链组成的枣核形闭合城市环(“中枣核”);其三是“临泉县—颍泉区—颍东区—颍上县”

城市链与“临泉县—阜南县—颍上县”城市链组成的枣核形闭合城市环(“南枣核”)。如上三个枣核中,“北枣核”和“南枣核”在临泉县主城区处连接在一起,将“亳阜团”最北端和最南端的区域与城市团的核心区域整合在一起。“中枣核”则将“亳阜团”的核心区域与城市团最东端的区域整合在一起,同时也成为将“南枣核”与“北枣核”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在图1中,“6”字形构架由“|”与“C”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形链即“亳阜链”是将亳州市与阜阳市连接在一起的重要通道,为了加强该城市链的建设,就需要在“太和县+涡阳县+利辛县”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内做文章,通过进一步完善三个县级城市团的建设并加强三个县级城市团间的联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亳阜链”上缺乏县级中心地,因此“亳阜链”的建设需要依托乡镇中心地完成,这就要求在“亳阜团”区域内完善中心地体系过程中,要从城市体系的底层做起,通过加强乡镇中心地间的组合构建起微中心,在城市链上扮演节点角色。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注点由以大城市为主导转向以小城市为支撑,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得到重视,县级城市团的建设以及县级城市团内依托乡镇中心地组建起来的次级城市团在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切入点由在宏观层面搭建城市体系的发展框架转而从微观层面关注小城市组团会成为新的转向,因此前瞻性地从微观层面论证“亳阜团”的发展就非常必要。

(二)基于“三镇团”纽带的“涡太利”组团“人”字形构架

前文论及,“太和县+涡阳县+利辛县”是“亳阜团”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区域,因此在论及“亳阜团”建构方案过程中,需要重点思考“涡太利”城市团的建构问题。根据图2,建构“涡太利”城市团需要按照“人”字形发展框架设计,该框架的主体由两条城市链组成:其一是“太和县主城区—郭庙乡—原墙镇—三塘镇—苗老集镇—楚店镇—双庙镇—涡阳县主城区”城市链(“太涡链”);其二是“苗老集镇—张村镇—孙集镇—刘家集乡—春店乡—利辛县主城区”城市链(“苗利链”)。“太涡链”和“苗利链”在“高公镇+苗老集镇+张村镇”(“三镇团”)汇合。从图2可以看出,“三镇团”位于涡阳县、利辛县和太和县交汇处,“三镇团”的建构有利于“涡太利”组团深入发展。在“人”字形构架基础上,还要发展出三条城市链,进一步推进三个县级中心地间的联系程度:其一是“涡阳县主城区—公吉寺镇—临湖镇—高公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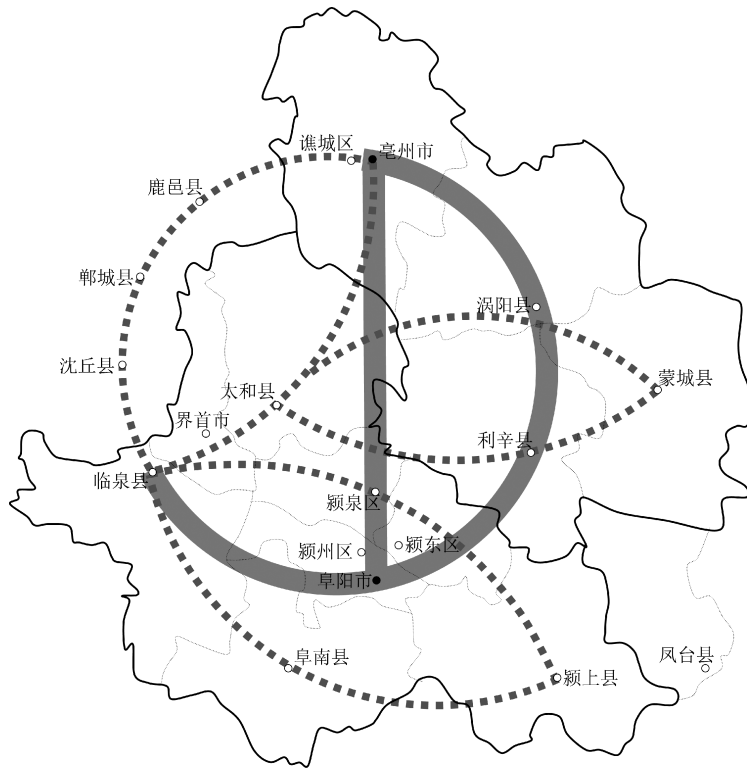


图1 “亳州+阜阳”组团示意图

苗老集镇—汝集镇”城市链(“一链”);其二是“太和县主城区—关集镇—三塔镇—巩店镇—汝集镇—西潘楼镇—利辛县主城区”城市链(“二链”);其三是“双庙镇—纪王场乡—江集镇—刘家集乡”城市链(“三链”)。“一链”通过“人”字形构架的核心区并与“二链”在汝集镇处交汇,为汝集镇与“三镇”区域建立起便捷通道,并在“二链”的中间区域以汝集镇

为中心为建立起连接太和县主城区与利辛县的主城区创造条件,“三链”将双庙镇与刘家集乡连接在一起,使得涡阳县主城区与利辛县主城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在构建“涡太利”组团过程中,“三镇团”的发展质量是关键,这是跨行政区划的乡镇组团,高质量的“三镇团”能在“涡太利”组团的中心区域形成城市化的增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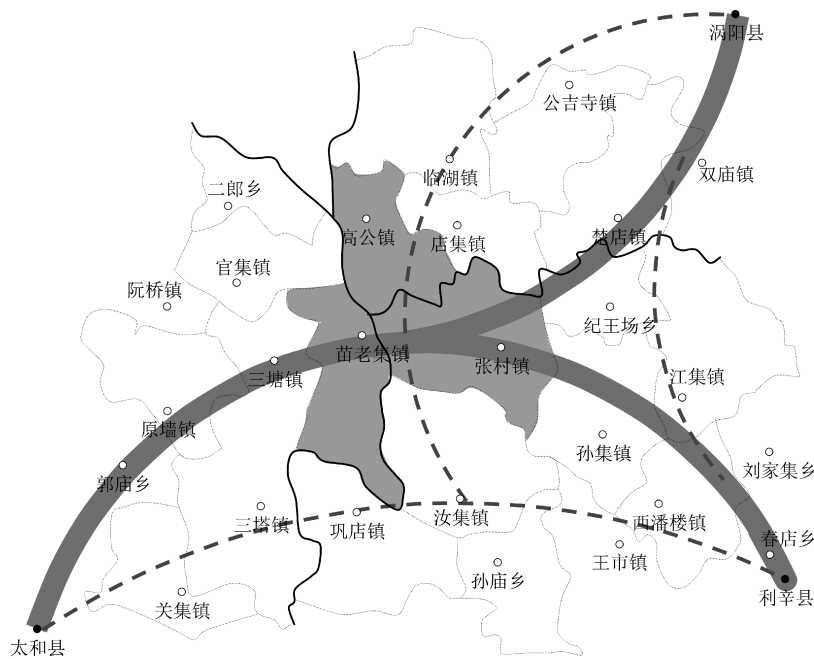


图2 “涡太利”组团示意图

(三)“涸太利”组团发展目标下县级子城市团的建构

1. “界太”子城市团:“两横一纵”主导下的中心地体系框架

“界太”子城市团建构过程中,需要将太和县与界首市整合在一起,在充分挖掘乡镇中心地发展潜力基础上构建城市链,在“太和县+界首市”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内形成“两横+一纵”主导下的中心地体系发展构架。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意到基于乡镇中心地发展起来的微中心在腹地内布局的均衡性,也要着眼于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将发展基础较好的微中心发展成为县(市)中心地的副中心。根据图3,在界首市与太和县协同发展进程中,界首市主城区与太和县主城区通过税镇镇连接在一起,税镇镇在其间扮演节点角色,在税镇镇得到充分发展后,界首市主城区与太和县主城区就整合在一起,构建起“两横+一纵”构架下最南端的横链即“界首市主城区—税镇镇—太和县主城区”城市链(“界太链”)。由图3,“两横+一纵”框架下的北侧横链即“广武镇—蔡庙镇—五星镇—双福镇—郭庙乡—三塔镇”城市链,将界首市北端的广武镇、太和县中心区域的五星镇和太和县东端的三塔镇连接在一起,为“界太”子城市团进一步完善创造条件。“两横+一纵”框架中的“一纵”即“坟台镇—阮桥镇—马集乡—五星镇—双福镇—高庙镇—皮条孙镇—税镇镇—田营镇—陶庙镇—王集镇—砖集镇”城市链。“两横”与“一纵”分别在五星镇、税镇镇处交汇,成为“界太”子城市团建构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在此基础上还要形成第三个重要节点即阮桥镇节点,该节点在“一纵”城市链上,同时也是将洪山镇和三塔镇连接在一起的节点,阮桥镇位于太和县行政区划的北端,通过“洪山镇—倪邱镇—阮桥镇—原墙镇—郭庙乡—太和县主城区—大新镇—胡总乡—泉阳镇”城市链(“洪泉东链”)的“阮桥镇—太和县主城区”段连接在一起,成为能够与太和县主城区互动的布局在太和县行政区划北端的扮演太和县中心地副中心角色的乡镇中心地,“洪泉东链”由两部分组成,太和县主城区的北侧为“洪太中链”,南侧为“太泉链”。在如上发展设计基础上,还要完成三条城市链:其一是“洪山镇—双庙镇—新马集镇—广武镇—界首市主城区—陶庙镇—王集镇—人寨乡—泉阳镇”城市链(“洪泉西链”),该城市链将太和县北端通过纵贯界首市南北的城市链与太和县南端连接在一起,在界首市行政区划内,广武镇和陶庙镇分别是界首市主城区北端和南端的与界首市主城区互动的重要微中心,广武镇位于北侧横链的西端,与三塔镇一起在北横链

上成为五星镇的两翼。陶庙镇与泉阳镇通过人寨乡或者王集镇整合在一起,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南侧横链南部的隆起;其二是“洪山镇—双庙镇—大庙集镇—蔡庙镇—皮条孙镇—税镇镇—太和县主城区”城市链(“洪太西链”),该城市链沿太和县西侧边界构建起来,将行政单元北端的洪山镇与太和县主城区连接在一起;其三是“洪山镇—二郎乡—官集镇—三塘镇—三塔镇—关集镇—赵集乡—太和县主城区”城市链(“洪太东链”)。根据以上分析,在太和县行政单元内,太和县主城区和洪山镇成为了行政腹地内城市体系的南北两个端点,通过洪太西链、洪太中链和洪太东链连接在一起,洪山镇、阮桥镇、三塔镇、五星镇、税镇镇在行政腹地内扮演微中心角色,按照“分区+分步”发展秩序,带动腹地内更多乡镇中心地发展。“洪泉东链”和“洪泉西链”均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链,使界首市和太和县更加深入地整合在一起。税镇镇、五星镇和阮桥镇分别成为将界首市主城区与太和县主城区、广武镇与三塔镇、洪山镇与三塔镇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提升了腹地内乡镇中心地间的整合程度。按照“分区+分步”发展秩序,每个微中心都在将邻近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构建子片区和形成次级城市团和次级核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税镇镇首先得到强化发展,将界首市主城区和太和县主城区整合在一起,而后发展五星镇,五星镇是“洪泉西链”与“洪泉东链”围成区域的中心,也是“洪太西链”与“洪太中链”围成区域的中心,同时又能与界首市主城区、太和县主城区形成鼎足发展构架,同时与界首市主城区、太和县主城区高效互动,在“界太”子城市团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构架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组团过程中,需要前瞻性地估计到其在城市团建构过程中的战略地位。泉阳镇只有与陶庙镇整合在一起时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得界首市南端与太和县南端整合在一起,并以税镇镇为中心与五星镇共同成为“界太链”南北两侧的增长点。

2. 涡阳县子城市团:以涡阳县主城区为核心的“古”字形构架

涡阳县子城市团建设过程中,需要以涡阳县主城区为核心形成“古”字形发展构架,该发展构架由四条城市链形成:其一是“义门镇—陈大镇—涡阳县主城区—单集林场—曹市镇”城市链(“义曹中链”);其二是“丹城镇—马店集镇—龙山镇—涡阳县主城区”城市链(“丹涡链”);其三是“涡阳县主城区—公吉寺镇—临湖镇—店集镇”城市链(“涡店西链”);其四是“涡阳县主城区—双庙镇—楚店镇—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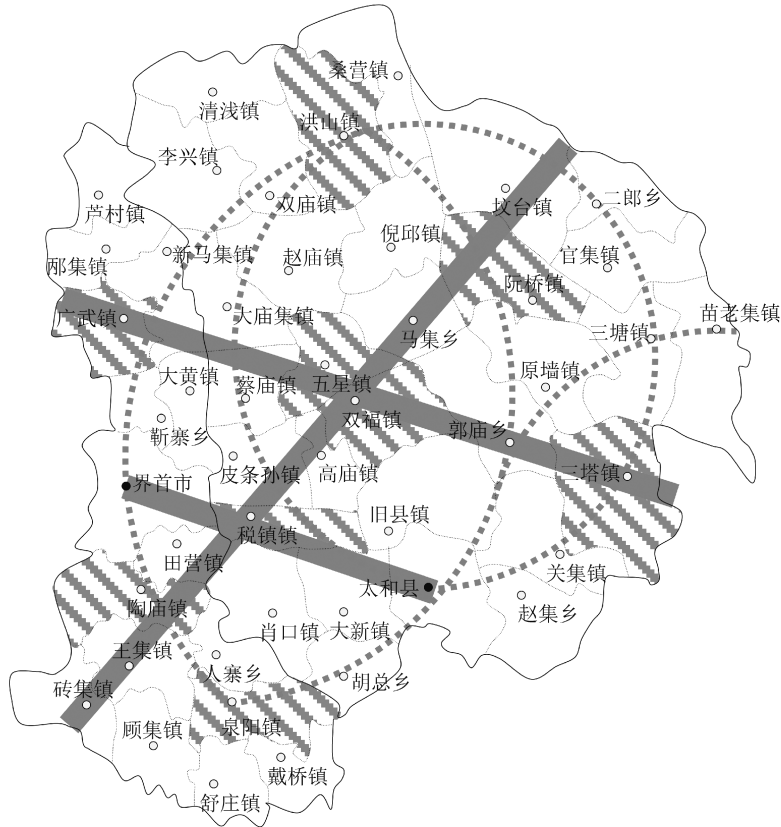


图3 “界太”子城市团示意图

集镇”城市链(“涡店东链”)。如上四条城市链在涡阳县主城区处交汇,以涡阳县主城区为核心在县域腹地内形成了放射状城市链发展构架。丹城镇、曹市镇、店集镇和义门镇成为以涡阳县主城区为核心的在县域腹地内与涡阳县主城区高效互动的四个支撑点;以丹城镇为核心通过整合“石弓镇+新兴镇+马店集镇”形成北部子片区;以曹市镇为核心通过整合“青疃镇+龙山镇+西阳镇”形成东部子片区;以店集镇为核心通过整合“楚店镇+双庙镇+公吉寺镇+临湖镇+高公镇”形成南部子片区;以义门镇为核心通过整合“标里镇+花沟镇+牌坊镇”形成西部子片区。为了加强涡阳县主城区对腹地的影响力,龙山镇和公吉寺镇尽快并入主城区,使得主城区沿“丹涡链”和“涡店西链”向腹地拓展影响力,从图4可以看出,“丹涡链”+“涡店西链”也是沿涡阳县行政腹地空间跨度最大的方向的城市链。从图4可以看出,与太和县不同的是,涡阳县中心地布局在行政腹地的中心,便于涡阳县主城区对腹地均匀施加影响力。涡阳县子城市团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在“古”字构架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形成以义门镇和曹市镇为端点的两条城市链:其一是“义门镇—龙山镇—曹市镇”城市链(“义曹北链”);其二是“义门镇—花沟镇—公镇—程家集镇—中疃镇—旧城镇”城市链(“孙旧北

吉寺镇—双庙镇—西阳镇—曹市镇”城市链(“义曹南链”)。如上两条城市链在东西方向上进一步将义门镇和曹市镇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条件。从图4可以看出,龙山镇成为“义曹北链”与“丹涡链”的交点;公吉寺镇成为“义曹南链”与“涡店西链”的交点;双庙镇成为“义曹南链”与“涡店东链”的交点。在这种情况下,在涡阳县主城区近域腹地内就有了龙山镇、公吉寺镇和双庙镇等三个支撑点,与前文论及的涡阳县腹地内远域四个支撑点高效呼应,在涡阳县子城市团的中心地就有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涡阳县主城区;第二层次即龙山镇、公吉寺镇和双庙镇;第三层次即丹城镇、曹市镇、义门镇和店集镇。涡阳县主城区通过“1+3+4”的发展构架推动全域城市化水平提升。

3. 利辛县子城市团:基于“中”字格局带动“核心环”+“柳叶环”

利辛县子城市团在建构过程中,要在行政腹地空间跨度最大的方向上形成“中”字形发展构架,而后在“中”字构架基础上构建起“核心环”+“柳叶环”。根据图5,“中”字构架由三条城市链构成,即“孙庙乡—王市镇—西潘楼镇—刘家集乡—旧城镇”城市链(“孙旧南链”);“孙庙乡—永兴镇—马店孜镇”城市链(“孙旧南链”);“苗老集镇—张村镇—孙集镇—春店乡—双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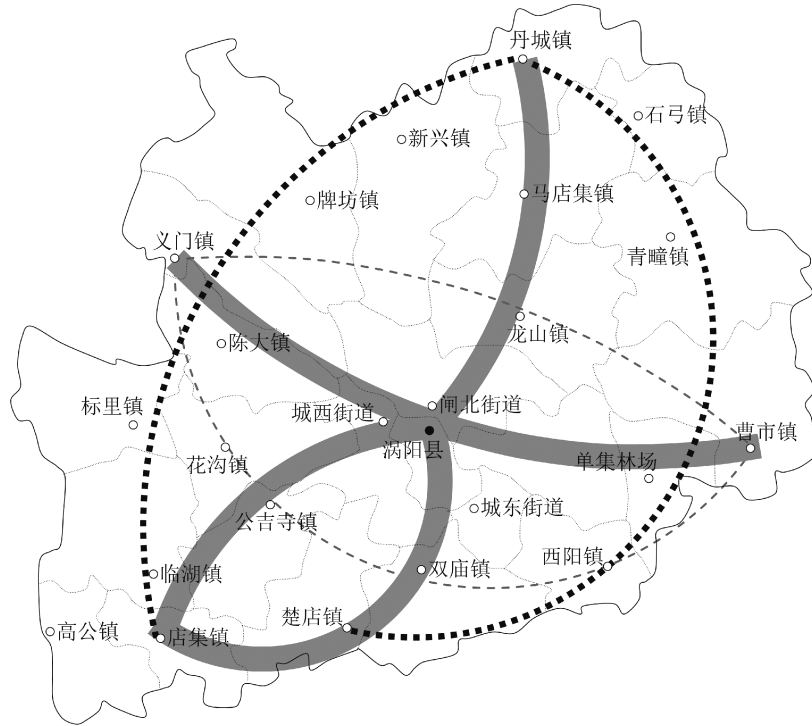


图4 涡阳县子城市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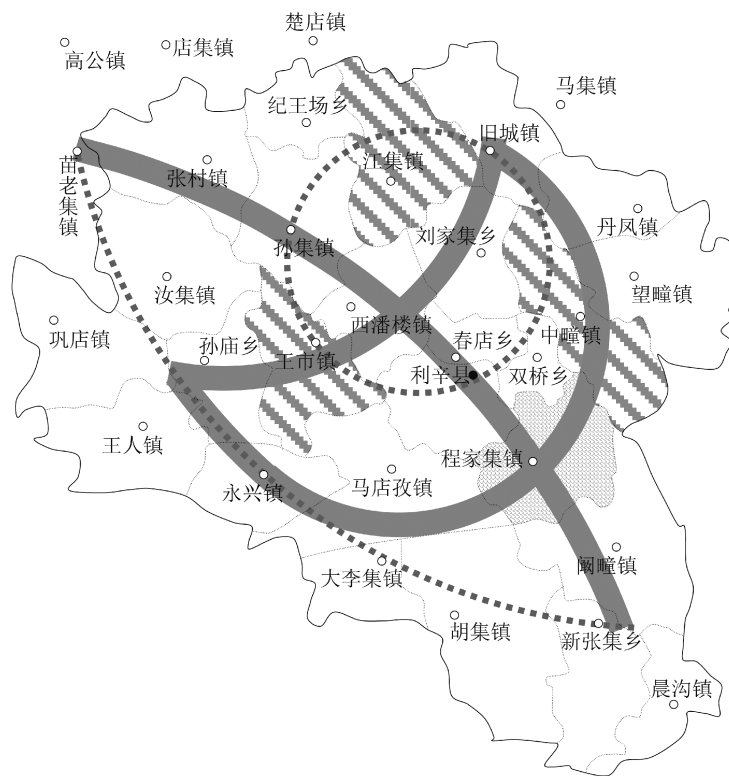


图5 利辛县子城市团示意图

乡—程家集镇—阚疃镇—新张集乡”城市链(“苗新北链”),“苗新北链”通过利辛县主城区并沿利辛县腹地空间跨度最大方向构建城市链。在“中”字形构架中,“口”字区域将行政腹地中心区域的绝大多数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为以利辛县中心地构建城

市团奠定了基础。从图5中可以看出,江集镇、中疃镇、程家集镇、王市镇均布局在“口”字区域,成为以利辛县主城区为核心布局在腹地内的“多点”,也为将县域腹地划分为四个子片区奠定了基础:以江集镇为核心的子片区通过整合“旧城镇+刘家集乡+西

潘楼镇+孙集镇+张村镇+纪王场乡”形成;以中疃镇为核心的子片区通过整合“丹凤镇+望疃镇+春店乡”形成;以程家集镇为核心形成的子片区通过整合“阚疃镇+晨沟镇+新张家集乡+胡集镇+大李集镇+马店孜镇”形成;以王市镇为核心的子片区通过整合“永兴镇+王人镇+孙庙乡+巩店镇+汝集镇”形成。江集镇、中疃镇、程家集镇和王市镇作为县域腹地内的四个次级核心,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别。从图5中可以看出,程家集镇因位于“苗新北链”上并且靠近利辛县主城区而在发展中具有较大优势,以其为次级核心的子片区会优先发展起来,其他三个次级核心则需要与利辛县中心地构建城市环,形成利辛县子城市团的“核心环”,与次级核心高效互动,与“中”字形构架呼应共同提升县域腹地的全域城市化水平。在如上发展思路基础上,需要通过构建城市链将利辛县行政腹地边缘的西端、西南端和南端的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形成“苗老集镇—汝集镇—永兴镇—大李集镇—胡集镇—新张集乡”(“苗新南链”),与“苗新北链”一起形成“柳叶环”,“苗新南链”成为“苗新北链”的重要补充,将利辛县行政腹地的西北端与东南端连接在一起,形成“核心环”+“柳叶环”+“口”字环共同提升利辛县城市化水平的发展格局。根据如上发展设想,“中”字构架下的“口”字环保障利辛县子城市团沿“东北—西南”方向拓展,“柳叶环”保障利辛县子城市团沿“西北—东南”方向拓展,“核心环”区域在“中”字框架主导的发展格局中,需要借助受到“口”字环和“柳叶环”的双重影响,更需要介入行政力量影响,使得“孙旧北链”与“苗新北链”交汇点的西潘楼镇,也能在江集镇、中疃镇与王市镇之间发挥纽带作用,牵引利辛县主城区向西北方向拓展尽快将西潘楼镇整合在一起,共同成为“核心环”的核心。

二、“亳阜团”建构过程中完善子城市团和城市链的进一步思考

“亳阜团”的建构能够使亳州市和阜阳市通过借力发展实现资源整合,“涡太利”组团在“亳阜团”进一步完善过程中扮演着纽带角色,但是涡阳县、太和县和利辛县在“人”字形构架中的重要程度或者说在发挥作用的前后顺序方面存在着细微差别。构建“亳阜团”需要瞄准安徽省域城市团的建构以及合肥城市圈的建构,“亳阜团”切入合肥市的便捷节点就是淮南市,因此在构建“亳阜团”过程中以及在构建城市链过程中,既要强调亳州市与阜阳市间的联系,也要强调与淮南市建立联系,同时还要注意到不同

层级中心地间的相互关照,更好地提升全域城市化水平。在建构“亳阜团”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亳阜团”与淮南市连接的“亳阜淮”城市链选择问题

“亳阜团”只有通过淮南市与合肥市连接在一起才能融入合肥城市圈,但是在亳州市、阜阳市与淮南市的通道选择上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图6中展示了三条通道:“第一选择”是“亳州市—太和县主城区—阜阳市—颍上县—淮南市主城区”城市链,该城市链是在图1中展示的“亳阜链”基础上加上“阜阳市主城区—颍上县主城区—淮南市主城区”城市链,这条城市链呈C形,空间跨度较大,但在将亳州市与阜阳市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也通过阜阳市与淮南市连接在一起。阜阳市主城区成为了亳州市与淮南市连接在一起的节点;“第二选择”是“亳州市主城区—涡阳县主城区—利辛县主城区—凤台县主城区—淮南市主城区”城市链,该城市链在亳州市与淮南市之间直接建立联系,城市链的空间跨度也相对较小,城市链上的县级中心地数量也相对较多,但偏离了阜阳市主城区,不利于在亳州市与阜阳市间建立联系;“第三选择”是“亳州市主城区—蒙城县主城区—淮南市主城区”城市链,该条城市链在如上三条城市链中空间跨度最小,城市链上只有蒙城县这个县级中心地,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阜阳市整合构建城市组团的发展思路。如上三条通道都主要依托乡镇中心地建立起来,县级中心地在城市链上扮演节点角色,“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均是亳州市以行政腹地内的县级中心地为节点与淮南市主城区建立联系,在空间跨度上较“第一选择”更具优势,在前期发展中,如果重点采纳“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即按照图1中的“6”字构架和“中枣核”的思路构建发展框架,就需要在此过程中强化“阜阳市主城区—利辛县主城区—蒙城县主城区”城市链,为亳州市与阜阳市高效互动创造条件。根据目前发展情况,“亳阜链”发展基础较好,进一步完善城市链的条件相对更为成熟,因此“第一选择”更适合作为“亳阜淮”协同发展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要积极发展“第二选择”作为构建“亳阜淮”城市链的辅助选择。

(二)颍上县作为阜阳市与淮南市的节点的发展选择问题

颍上县位于阜阳市主城区与淮南市主城区之间,在进一步完善亳阜团过程中,要通过建构“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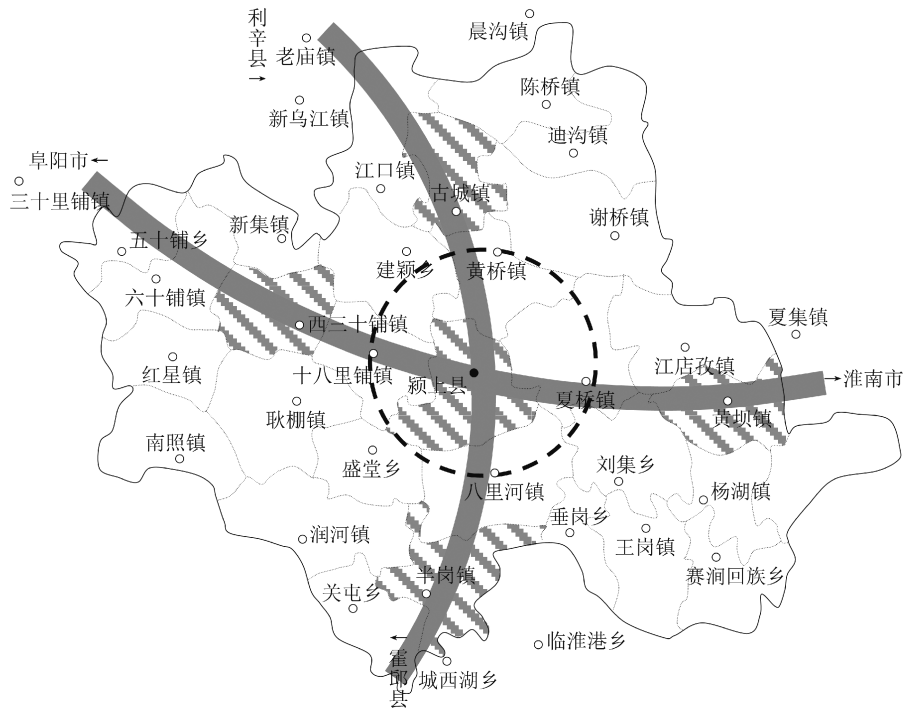


图7 颍上县节点示意图

中心依托区位条件优越和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中心地建立起来,能够在子片区内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带动子片区内更多乡镇中心地发展。不仅仅是探索“亳阜团”的建构方式,在探索安徽省省域城市团过程中,也需要将构建城市链和发展微中心作为重要举措,城市团腹地内的中心地需要通过城市链串联在一起,中心地需要通过城市链建立起互动关系。在城市团内,每个中心地都是城市链上的节点,每个中心地都因位置和作用无可替代而成为邻近其他中心地更好发挥作用的条件。虽然中心地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竞争,资源向中心地聚集过程中会受到交通、行政、市场等多种因素干扰,以致城市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范围约束,但是城市链的构建以及微中心的发展是在经济规律下进行的,突破行政区划构建城市链和跨行政区划构建微中心成为城市组团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坚持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但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表明,在城市化进程经历快速发展阶段后,城市化进程的关注点会由大城市转变为小城市,小城市的发展质量成为影响城市团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亳阜团”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需要前瞻性地思考城市链和微中心问题,城市链需要依托既有交通干线建立起来,但需要辅诸行政力量,既要考虑中心地发展的历史基础,也要考虑中心地在空间上布局的均衡性,以便有助于推动全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在建构微中心的时候,可以将单个的乡镇

中心地发展为微中心,也可以将邻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乡镇中心地发展成为微中心。

三、结语

“亳阜团”通过将亳州市和阜阳市整合在一起得以建立,通过建构“6”字形+“三枣核”的格局得以完善。“涡阳县+利辛县+太和县”整合在一起的城市组团在“亳阜团”中扮演节点角色,“高公镇+苗老集镇+张村镇”在“涡太利”“人”字形城市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将涡阳县、太和县和利辛县整合在一起的纽带。在进一步完善“涡太利”城市团过程中,要加强涡阳县、太和县和利辛县子城市团的建设,并且加强各子城市团间的联系。基于历史基础按照未来发展方向构建城市链和发展微中心是发展“亳阜团”的关键,城市链将不同层级的中心地连接在一起,微中心基于发展基础较好和区位条件优越的中心地建立起来,在城市链上将邻近的中心地连接在一起,在邻近中心地间扮演着纽带角色。“亳阜团”将亳州市和阜阳市融入合肥城市圈,以及通过“许平漯”城市团融入中原城市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构建“亳阜团”不仅需要通过划分子片区的方式基于“分区+分布”发展秩序在行政区划内部做文章,还需要科学处理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包括亳州市与阜阳市间的关系以及县级行政单元间的关系。县级子城市团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要基于微中心发展县级中心地的副中心城市,推动县域腹地内全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黄世为.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市更新的投资机遇、挑战与路径[J]. 上海城市管理, 2021(5): 82-85.
- [2] 邢勤锋, 杨力. 城市圈一体化合作治理的探索研究——以安徽合肥-巢湖城市圈建设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1): 70-75.
- [3] 姚玫玫. 安徽与长三角城市群耦合机制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58-65.
- [4] 吴旭晓. 中原崛起视域下河南省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基于非参数 DEA-Malmquist[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5): 33-38.
- [5] 孟祥林. 中原城市体系结构与“许平漯”城市团发展构想[J]. 许昌学院学报, 2017(6): 125-132.
- [6] [德] 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 常正文, 王兴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5-30.
- [7] 胡刚.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链研究[J]. 热带地理, 2007(2): 154-159.
- [8] 薄文广, 刘阳. 精心打造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微中心”[J]. 前线, 2020(4): 56-59.

[责任编辑 李 新]

Development Idea for “Bozhou City+Fuyang City” Urban Grou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MENG Xiangl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3, China)

Abstract: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ets up a new platform for for the ascension of global urbanization level in Anhui province. “Bozhou city+Fuyang city” integrates together to form the “Bo-Fu” urban group, which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for Hefei urban circle and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northern area of Anhui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Bo-Fu urban group integrates with Hefei city through Huainan city,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improv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uo-Tai-Li” urban group, letting it function as the linkage role among Bozhou city, Fuyang city and Huainan city. Either improving “Bo-Fu” urban group or Improving county-grade child urban group, constructing urban chain and micro center are all necessary, the alternatives for constructing connecting channel between Bozhou-Fuyang and Huainan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hand. Centers with different level is linked together through urban chain, micro centers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wn-level centers with opportunity conditions and good foundations, playing link role between county-level centers.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Guo-Tai-Li” urban group; “Bozhou city+Fuyang” urban group; County-level urban group, micro center